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五十二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上　宋　袁樞　撰

武韋之禍一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

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屛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

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五年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内之後宮欲以間淑妃

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宫甲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宫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

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

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

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猒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

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

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

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

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

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

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

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

將納為妾大理卿叚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

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狥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錯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

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

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

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

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寛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内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　是歳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許敬宗屢以利害説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

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

遺愛謀反令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

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

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

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

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
洪州都督　凉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
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
坐無忌流巂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
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
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
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
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

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髙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鏁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録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没三家近親皆流嶺南

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

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宫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
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
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
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
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
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
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

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内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絶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

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於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巳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　鄅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

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

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
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
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
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
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
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
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　甲子
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

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宫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

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

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

一人言鄉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章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

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躬身且代親政遂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吕氏見嗤於後代禄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鑑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

下上尊號丁夘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别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密

言中宮威權大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宗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

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已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曽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為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

猷免官之竒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温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温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乗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㫖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

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
之亦斬以狥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
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
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
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
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
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

之愛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

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
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
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
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
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
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
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
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

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閒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

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内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温説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

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

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請斬以狥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温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斬裴炎於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劉景先貶

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踈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

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耶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斵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

使徐敬猷逼淮陰别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黒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

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

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乗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

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犇潤州將入海犇高麗孝

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

癸夘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
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
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
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
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三月辛
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
為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

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髠其髪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

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寃有寃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

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

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

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

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連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

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搆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纎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

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

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専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羅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愼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犇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

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長倩為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己卯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

罪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宫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宫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巳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

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

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

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為七室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别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

里之内太后以為去宮太遠　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懐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寃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

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璽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

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
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
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
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
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
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
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

黃公譔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為書與貞云內有病寖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

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乗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為沖將兵擊

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狥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　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貞沖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

敗欲自鑠詰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

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

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黄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

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

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開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劒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冬

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
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沖通謀聞
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
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
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
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
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
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

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樟橑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宫宴賜群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宫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

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
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
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
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衮冕
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
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
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

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已未御明堂饗群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

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

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

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

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

人徙其家於嶲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已酉殺天

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

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張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遺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

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内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隂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陜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歡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虚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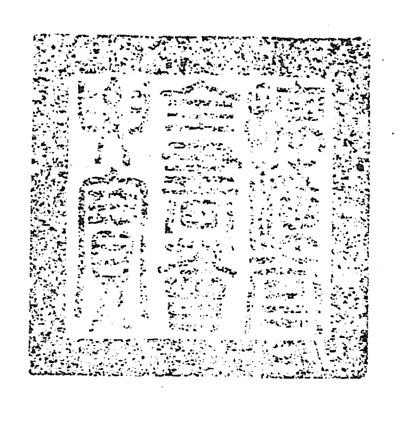
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

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已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

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右衛冑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

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名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